



广场 生死观

病房笔记之三

生死观：他们按紧了她那拔喉的手

当死亡临近的时候，病人几乎没法选择自己的生死，何谈值不值得？

Muk Lam | 2017-09-09



香港一间医院的ICU的走廊，一名护士在电脑前工作。摄：林振东/端传媒

救回病人，就只是让她多活几天，值得吗？

如果是你的病人至亲，你会怎么选择？

或许这样说不太公平，但在我眼中，ICU（深切治疗部）医生几乎等同死神使者。这倒不是说他们与死神有甚么柏底交易，只是他们突如其来的造访往往都意味著某位病人生命垂危。那天早上我回病房开工，看到ICU医生在病房内游荡，一张病床外围上粉红色床帘，几位护士从中进进出出，便知道大事不妙了。

我坐了下来，从我上司和护士的对话中梳理出事件大概：年迈老妪因小病入院，本来病情不重，一个小时前却突然心跳停顿，抢救成功，目前已插上喉管协助呼吸。ICU医生接获咨询，与家人商谈过后，决定不把她送进ICU。

“真没想到她还能被（心外压）救回来，现在还要这么精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护士满脸惊讶地说，然后又摇摇头。我那时还不懂摇头的含义。

“她不舍得离开呀。”我的上司瞪圆一对杏眼：“她老公太爱她啦！”

“这样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怪事都特别多……”护士说。

“好啦好啦，”上司笑著打断她：“你不要吓Houseman（实习医生）啦，她一会还要把病人送去呼吸加护病房的。”

我掀开床帘，趁著推病床的工作人员到达之前，先看病人一眼。我经历过一两次成功的心外压，那些病人在心跳恢复前后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没有脉搏而已，我很好奇一个心跳甫复苏的人，到底可以有多精神？

躺在床上的这个老婆婆，闭著眼睛，嘴角处伸出一根塑胶管，与嘴唇相交处被胶带黏好。除此以外，我想不到如何描述她，她看起来就和其他病床上的病人一模一样。我见到这样一个老婆婆，如同同时看见过往所有我见过的老婆婆。

我小心翼翼地走近，说：“婆婆.....”她枯槁的眼皮略略打开，露出两条细缝，眼白与眼珠，像显微镜下植物细胞的气孔。我的内心涌出莫名的兴奋，摸索她在拘束带底下尚且自由的手，得寸进尺地将食指伸入她左手指间：“你试试抓紧我的手指。”我感到一阵轻微的握力，很弱，但确实存在。一种奇妙的感受油然而生；我猜在产科工作的同事大概每天都感受得到，但这于我可是千载难逢的经历，是赞叹生命奇妙的神圣感受。既然她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趟、又被我们自鬼门关前抢了回来，她便是新生的了，是需要重新抚养的老婴儿，是我裹著尿布的欧苏拉。

她那自由的手要拔喉

我们一路护送她到呼吸科加护病房，她的神智维持稳定。工作人员帮她解开拘束带，打算将她移去新病房的床上时，她还能举起手臂，往自己脸上凑。

“你看她好精神，”我一派天真烂漫地说：“还会举手。”

此话一出，护士们一片哗然，接下来便是手忙脚乱地压紧病人右手、按紧气管内管，并指责我：“她刚刚想拔喉，你还有心情看戏？”

我再次看见那位婆婆，已经是几天后了的事情。其时病历上已挟好一份“放弃急救同意书”。我走进隔离病房，打算帮她抽血，刚好碰上探病时间，病房里已有三位家属。我向他们解释：“现在我要帮她抽血，裤子要脱掉，所以麻烦你们回避一下。”

其中两位边应声边往后退，但还有一位公公攀著床栏背对著纹风不动，我便再重复一次刚才的话。

公公没反应，开口回应的是另外一位家人，笑著告诉我：“他是她老公，没关系吧。”

难道不正因为是夫妻，所以才更不应该在他面前解开婆婆的尿布吗？无论如何，我见公公攀著床栏，猜想他走路不方便，便点点头，然后以较大音量说：“.....我现在拉上床帘，你小心点。”

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我拉上床帘，提著针筒走到公公面前的床侧，以眼神与他打个招呼，再覆述一遍台词后，才解开尿布。

抽血时，我嚷出自己的老台词：“痛不痛呀……”话一出口，我忽然想起病人已经插了喉管，没可能回答我；其实不回答也不要紧。我在沉默中抽完血，左手拿纱布按住伤口，右手伸过床栏抵达她在拘束带底下尚且自由的手，伸出食指，字正腔圆并缓慢地吐字：“你痛吗？如果痛就捏我手指一下，不痛就捏两下……是两下喔，厉害啊，这么能忍！”

我一边调整吐息，一边黏好松开的尿布的一边，公公也呵呵地笑了，也伸手越过床栏：“呵呵，不痛不痛……”帮我黏好了另一边，然后用手轻扫婆婆大腿内侧，来回摩娑那枯槁、蜡黄、有如树皮的肌肤。

我离开病房前又回望一眼，只见公公仍在沉默中反复轻扫婆婆大腿内侧。我不合时宜也不吉利地浮现一个念头：要是我到了一百岁，还有人愿意以爱抚婴儿的方式抚摸我，那真是死也甘愿了。

几天过后，我找回婆婆的病历记录，补足自己的进度：家属在与医生商讨后，决定为病人拔喉，几天后病人逝世。至于拔喉后，病人有没有说过什么吗？记录上没有提到。

这些日子以来，我的脑海尤如被植入一个木马程序，每当我想起那位公公的背影，这个程序就会自动开启。

这个程序由一个疑问开始：救回病人，就只是让她多活几天，值得吗？

我在不同的病历牌上写过很多句“有需要时穿拘束衣”，当中不少是要使用呼吸机的病人，直到我走到他们床前，我才惊觉他们有多么清醒（说不定比正在当夜班的我还要清醒），见我走近会微笑，等我抽完血后会向我道谢。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得为他们穿拘束衣，因为他们会拔掉呼吸机，完全清醒地、出于自由意志地拔掉呼吸机，像那个恢复心跳的婆婆，在鬼门关前走过一趟，双手得回自由后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拔掉喉管。我想她一定好辛苦，只是另一边厢，夫妻携手走过几十年，连道别的时间都不给，实在太过残忍。

于是我会陷入两难，直到“木马程序”向我抛出另一道问题：如果是你的至亲，你会怎么选择？

在规则面前，病人和医护都不情不愿，又身不由己

这个问题会令我停摆，思绪一下子跳到另一个场景：清晨六点，我在床上挣扎起来，因为有病房急召我去帮病人打点滴。病人是命不久矣的末期患者，早就自己签好“放弃急救同意书”，血压低不用管，含氧量低不用管，但血糖低，得管。他好虚弱，找遍全身都找不出能用作打点滴的静脉，护士、我、抽血员一人占据一只肢体打点滴，他一路喃喃道：“你们别打可以吗？不要让我这么辛苦好吗？”我不知如何回答，只能在无言中继续推针。我无法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法律容许人因末期病死亡，却不容许人因为低血糖死亡。我和抽血员都是被护士传呼过来的，不可以不打。护士有其专业操守，不可以不打。最后我们三个人都成功了，病人身上一下子出现了三个能用的点滴。我觉得好抱歉，在场的四个人都不情不愿，又身不由己，说到底我们都没有选择，真是毫无办法。

这真是奇怪，我一开始的命题是“值不值得”，最后的结论却成了“毫无办法”。话说回头，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归根究底是机会成本，Option Forgone，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好像没甚么机会 Forgo Options。当那位婆婆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没有人问过她想不想活下去；当医护人员开始帮她施加心外压时，没有人问过她愿不愿意接受心外压；当她恢复心跳时，也没有人问过她想不想继续活下去。一开始就没得挑，也就没甚么值不值的了。

人还是应该信“命”。相信一切都是命数早定，自己没办法做选择，会减少很多烦恼，很多懊悔。花是不问结果，该开的时候便开，该落的时候便落，流水顺著地势起伏亦从来不问终点，我想人也是如此，能道别的时候便道别，能放手的时候便放手，如此而已。

（病房笔记之三）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悃道重新开放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6.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7.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8.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9.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
2. 猝死的前总统，短命的穆兄会之春，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
3. 白信：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
4. 孔杰荣：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
5. 叶健民：香港人小胜一场，但未来挑战更艰难
6. 催泪弹进化史：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谁是数钱的大赢家？
7.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8. 林家兴：韩流涌入，“菁英蓝”vs“草根蓝”鸿沟愈来愈深

9.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10.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延伸阅读

生死观：一图入魂，他用镜头颠覆人们对白色巨塔的想像

拍摄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黑暗中，只有快门的声音。纸片漫天飞落，冥纸散落在被暴力威胁的白袍医生身上。

生死观：「即使康复了，我仍希望当时有安乐死」

一点美感也没有。你被绑在不定时炸弹上，不合理地承受著庞大重力，你知道自己被投掷向地狱，但不准瞬间死亡，你要流著汗、流著泪、流著赤红的血，忍耐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才得以解脱。

生死观：这堂「死亡课」，未来的医生放下科学，只学陪伴和告别

在“医学=治疗”的观念下，死亡被看作是医学的失败。“但这是医学对永生的幻想。死亡是进化演变的必然结果，医学必须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一点”，波拉克教授说，于是，他在哥大开了一门“死亡课”。

生死观：“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放弃我了，我也不会讨厌你们”

有时候，我看家人心疼地照顾我，带给我许多温暖和情意；有时，则感觉到家人对于我的存在很无奈，甚至带点怨气和敌意，让他们牺牲、操劳与被牵绊。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渴望被放逐，却又害怕被放弃。

生死观：离开病榻之前，那些男孩教我的事

谁不希望自己最低潮、最困难的时候，对方可以多陪伴和关心？可是那一条付出的界线在哪里呢？我多希望以前课本有教，何时要厮守、何时要放手，才是社会上的道德共识？

生死观：我站在人生列车的终点站，看人来人往

从急诊室到病房，短短一程路，轰轰烈烈，多少迥异的人生轨迹，到了这里皆殊途同归。就为了等家人告诉我，“是的，顺其自然吧”。

生死观：他的混沌，她的哭声，我难以回应

我在这边默默缝合他的伤口，婆婆隔著一层床帘嚎哭。她哭得很用力，她指控没良心的家人。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想法，结果我甚么也没说。

